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社會的特色之一即是族群的多元性，就一般而言，常見的說法可分為閩南、外省、客家，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但就生理特徵、文化習俗、語言來看，前三者均同屬漢族差異不大；相對地，屬於南島語系（Austronesian）的原住民族群，總人口數約僅有 42 萬人，還不到台灣地區總人口數的 2%，加上在文化及語言方面與漢人的差異甚大，在台灣社會中，的確是名符其實的「少數族群」。原住民長期以來在社會中所遭遇的經濟、教育、文化的結構性劣勢，也使得他們長期受到壓迫而淪為被邊緣化的「弱勢族群」。由於原漢文化的差異及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主流族群不但無法欣賞文化的差異，反而還將之視為文化的「缺陷」，認為原住民傳統文化，是需要被「漢文化」所矯治以及提昇的。因此統治者用一種「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透過教育的力量去教化、同化原住民。而過去漢人傳統的刻板印象長期加諸在原住民身上，更使他們逐漸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信心，不願承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而導致一種「污名的認同感」（謝世忠，1987）。由於原住民長期受到歧視及偏見的影響，此種污名認同一直在原住民的心中揮之不去，造成許多原住民產生低自我概念、低自尊，以及各種適應上的問題。更有甚者，過去一貫的教育政策往往忽略了族群文化、語言、習慣的不同，是以許多原住民學生在漢人思考模式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中，常面臨適應不良、低學業成就、中途輟學等危機。

隨著社會的變遷及民主化腳步加快，在 1980 年代初期，台灣社會對於本土的關懷日漸提昇，對於政治社會改革的呼聲迅速擴展，原住民的知識精英也趁著這股風潮，以兩個相互影響的方向在進行族群認同運動：一是與群體生命的存在有關的各種抗議或呼籲活動；二是與文化延續有關的活動（許木柱，1990：141）。這無異是原住民主體性的展現，也是對於長期忽略原住民需求的體制之挑戰。在這個民主人權相關議題漸受重視的社會環境下，原住民終於有機會得以發聲。然而台灣原住民的生活隨著快速的經濟社會變遷有了劇烈的變化，「平地原住民」幾乎已被同化；在另一方面，「山地原住民」則因山地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生活，加上都市物質生活的吸引力，受到推力與拉力之雙重驅策，紛紛前往都市成為「都市原住民」，他們所面臨的生存競爭、學校適應、族群認同等問題，使得許多知識份子憂心忡忡，擔心原住民族群將從地平線上消失（黃森泉，1996）。

由於原住民意識覺醒，原住民運動也蓬勃發展，加上多元文化教育的大力提倡，使得過去一直被忽略的原住民教育領域也日益受到重視。其中較重要的包括了1997年「原住民族教育法」的通過、東華大學於2001年成立「原住民族學院」、九年一貫課程中也明訂母語教學課程的實施等等。近年來，與原住民教育相關之論文或研究的數量也明顯較過去大為成長。但無論是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大多採量化研究形式，研究對象也以中小學階段之原住民學生為主，研究主題或結果也大多是偏向負面，例如以原住民的學校適應問題、中輟等等為探討主題（王齡慶，1992；全中鯤，2000；溫怡雯，2000）。雖然原住民長期處於這樣的教育劣勢，但研究者認為，原住民族群當中仍不乏有少數擁有高教育成就的精英份子，探討原住民學生在國民教育階段的低學業成就或適應問題固然有其重要性，但若可以將一些原住民成功楷模的學校經驗，提供給教育界或原住民學生參考，對原住民教育也不啻是一個啟發與鼓舞，此為研究者欲以原住民知識精英為研究對象的動機之一。

而最近幾年間，台灣地區中上學校的入學考試，分別出現了具備原住民身份的榜首，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也陸續看到高學歷的原住民同胞逐漸嶄露頭角。乍觀之下，原住民的發展似乎曙光在望，前景樂觀。然而，不論是從媒體的採訪報導，還是從學術的研究報告，我們都會得到一則明顯的訊息，就是這些「成功」的原住民子弟，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其他絕大多數的台灣原住民，長久以來，可說是一直處在社會的底層打轉，教育程度不高，就業機會有限，生活充滿了苦悶與無奈（張建成、湯仁燕，1998：53-54）。由此更可見，在今日大學錄取率已經過半的台灣社會裡，接受高等教育對一般人而言，似乎已是稀鬆平常之事，但在原住民社會中，能完成高等教育的原住民，的確是少數中的少數。

根據高淑芳（2002）所做的「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結果顯示，相較於漢人而言，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以上之人數可說是非常的少，且越往上的教育階段，人數比例就越低，詳見表 1-1。

表 1-1 九十學年度大專院校以上原住民學生人數及比率摘要表

	全體學生數	非原住民學生數	原住民學生數	原住民學生數百分比
博士	15,962	15,953	9	0.06%
碩士	87,251	87,136	115	0.13%
大學	677,171	673,809	3,362	0.50%
專科	406,841	401,452	5,389	1.32%

另外，根據大學聯招的錄取率來看，大學聯考的總錄取率已達六成，在接受大學教育幾乎已是非常普遍的情況下，原住民學生的大學錄取率仍低於其他學生約 20%左右，詳見表 1-2。

表 1-2 原住民、非原住民學生之大學聯招錄取率比較表

	八十九學年度			九十學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非原住民	129,617	74,965	57.84%	125,272	77,068	61.52%
原住民	851	316	37.13%	961	387	40.27%
總人數	130,468	75,281	57.70%	126,233	77,455	61.35%

而若就八十九學年度之「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資料來看，原住民學生在各級學校學生轉學情形中，大學院校原住民學生的轉學率已達大學院校全體學生轉學率的 2.64 倍；原住民學生在 89 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休學情形中，除了國中階層原住民學生的休學率較低外，高中職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的休學率已是全體學生的 2 至 3 倍；退學情形方面，在高等教育階段，原住民學生的退學率已達到全體學生的 2 倍以上（高淑芳，2001）。

由上述各項數據資料可看出，在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的台灣社會中，原住民大學以上階段的學生數量仍然偏低。就大學錄取率來看，原住民學生的錄取率遠低於非原住民學生將近 20%；而即使進入大學就讀，原住民學生轉學、休學、退學的比率，也都高出其他學生約兩倍左右。在高等教育人口快速膨脹的台灣社會中，這些少數的原住民「精英分子」，應該在大學之前的教育階段都是屬於高學業成就的學生，然而在大學階段時，是否面臨到不同的適應困境，以致使他們雖得以進入大學之門，卻不一定可以順利的拿到學位？然而，相較於許多原住民大學生而言，仍有一些順利完成大學學業之原住民「知識精英」，他們在面臨各階段學校中之各種經驗時，是採取何種的態度來面對或因應，或者是在學習適應方面，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以至於可以突破眾多文化或教育上的阻礙，進入大學並順利完成學業？此外，原住民精英分子在原住民社會中皆屬相當高的地位，而這種地位的取得除了教育文憑外，更必須對優勢團體加以認同。職是之故，這是否會造成其對原住民文化的認知與認同對象之影響，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然而，國內有關原住民學生在大學階段的學校經驗，以及其族群認同的發

展，卻鮮少有人深入去探討。目前國內以高等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為數不多，有張曉春（1972）「台北地區山胞大專學生社會調適之研究」、梁世武與李詩源（1994）「大專山地青年生活調適之研究」以及吳天泰（1994）「師院原住民學生之壓力與調適」；另外，高淑芳（2001）在「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中有針對各級原住民學生就學適應狀況做一簡略的調查，但這四個研究報告均是以量化調查方式進行，主題也是以適應為主，如此或許可得知原住民大學生在適應上的問題概況，卻無法深入了解各適應問題的成因。

另外在學術論文方面，曾探討到與原住民高等教育相關的主題，有林淑媛（1998）「台灣原住民學術菁英的教育歷程與族群適應」、黃約伯（1999）「台灣高等院校原住民學生生涯選擇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楊淑玲（2000）「破殼而出：十四位日出師院原住民女學生的教育經驗」、李詠秋（2002）「原住民大學生生涯發展狀況、生涯自我效能與其生涯阻礙因素之關係研究」等論文。上述前三篇論文，乃是以質性研究方法去做探討，對於原住民學生在高教階段的情形有較深刻的描述；然而林淑媛研究中所訪談的學術菁英，其成長的時空背景與現在相距約二十年，今日的台灣社會民主腳步加快，原住民教育在體制上已有許多革新，先是於1994修憲通過了「正名」將「山胞」改為「原住民」後，較可將原住民過去被污名化的自我認同，轉變為積極的、正面的自我認同。之後又陸續通過設立教育優先區、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立民族學院或原住民完全中學等，原住民的地位在法理上顯然已受到較多關注，因此過去原住民學生的族群認同發展與學校經驗，與今日原住民學生相較，或許會有所完全不同的體會與感受。除了時代背景的差異外，林淑媛（1998）所研究的對象乃是限於在「學術界」發展的菁英，其研究對象較具特殊性及限制性，對於一般在其他領域發展的原住民精英份子之概況無法做一瞭解；此外，楊淑玲（2000）的研究對象為師院女學生，雖是以原住民大學生為樣本，但其研究較著重「性別」的描述，對於原住民學生整體情況以及在其他類大學中的情形較無探討。而黃約伯（1999）及李詠秋（2002）的研究，對於研究對象過去的學校經驗或有概略的描述，但主題仍是著重在生涯選擇部分，對於族群認同的部分也較無著墨。

研究者曾經看過一部原住民紀錄片「尋找鹽巴」，內容是台大原住民社團「原聲帶」的社團活動之部分縮影，片中記錄了這些原住民大學生在迎新、團結年祭、母語演講活動等的籌備階段，還有這些活動正式展開的過程，另外也拍攝了社員私下聚會的模式。從影片中他們的言談討論，可看出這是一群很有

理想，願意積極承擔原住民未來發展任務的青年，無論是與原住民相關的政治訴求或是文化傳承，他們都很主動熱切地在辦相關活動。感覺上，這樣的社團，似乎有一股很強的凝聚力，而這樣的凝聚力，又不是一般社團的性質，純粹以志向相投而結合；他們的結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目標外，應還有一個與其他社團最大的不同點——對原住民族群的認同感。因此，研究者開始對於大學中的原住民社團感到好奇，像這樣的社團，對這些原住民精英，究竟會造成什麼樣的轉變？原住民大學生在學校所體驗到的經驗，以及族群認同，會不會因這樣的社團而有所改變？在就讀大學的階段，參與社團是很重要的學校經驗之一，但過去的研究似乎較未將原住民社團視為一個重點。因此，研究者在探討學校經驗時，也會特別將原住民社團參與的經驗做一個較深度的探討，希望能更全面地了解原住民學生在大學階段的校園中，所經歷到的各種經驗。

綜觀過去原住民教育研究雖已有許多成果，然而，研究者認為單以量化問卷結果的分析，並無法真正深入了解原住民學生在教育上所遭遇的困境，尚須加上深度訪談或參與觀察的質化研究結果，來了解其中更為深層與複雜的因素。今日原住民知識精英之學校經驗，以及族群認同的發展情形，也是過去研究較未深入探究的一點。職是之故，本研究欲將就原住民知識精英，所經歷的學校經驗，以及族群認同發展情形，做一個深入探討，期能獲得與先前研究結果不同的啟發與省思。此外，由於這些原住民亦是原住民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也希望能透過和他們的對話，獲得一些來自原住民的「聲音」，期能從中尋獲一些改進原住民教育的意見與方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想了解原住民知識精英的族群認同情況，以及他們在學校的經驗，包括他們的學習與適應、原漢族群之間的互動情形、族群認同發展的歷程。茲具體敘述如下：

壹、了解原住民知識精英之學校經驗。

貳、探討原住民知識精英之族群認同發展歷程。

參、歸納研究發現，做成結論，並就其對未來改進原住民教育的啟示與相關研究之方向，做一討論與提出建議。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原住民知識精英

台灣原住民係以官方認定之阿美、泰雅、布農、排灣、卑南、賽夏、魯凱、邵、鄒、雅美等十族為準，而由於本研究希望更深入了解關於社團經驗的部分，因此本研究所指稱的原住民知識精英，乃是具有原住民身分，且具有參與學校原住民社團或原住民相關團體之經驗並已取得高等教育（包括大學與技術學院）文憑者，但其中並不包含專科（二專、三專、五專）學歷。

貳、學校經驗（school experience）

由於學校經驗所探討的範圍很廣，凡是與學校生活相關的各種經驗幾乎都可列入，根據相關研究的探討範圍，其內涵大概包含了：師生關係、同儕關係、學校環境設備、課業學習經驗、學業成就、學校與班級之規定、社團活動、校園文化等方面。而本研究所指稱的學校經驗，係指研究對象從小學至大學階段，在學校情境中所經歷或感受到的各種經驗，內涵包括學校中的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課程教材的學習經驗、以及社團參與經驗等四個層面來探討。

參、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族群認同的定義就一般而言，是指個人對某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感情和行為（陳麗華、劉美慧，1999：181）。然而族群認同所包含的面向非常廣泛，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也很多元，本研究將就研究對象對於自身族群文化的了解與實踐、族群意識的啟蒙與發展歷程、以及在現代的社會脈絡下，族群認同對其自身所具有的意義或是族群認同的偏向來探究。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方面

基於研究者能力及時間的限制，本研究預定以「立意取樣」的方式，藉由友

人引薦符合研究對象資格，並且有意願參與研究的原住民知識精英，共計取七名原住民知識精英為研究對象。是故在個別研究參與者的族別上恐難達到平均的分配。另外，由於這七位研究參與者都是成長於平地市鎮或都會區，因此本研究所稱之「原住民知識精英」，僅限於均是於平地市鎮成長與就學的原住民，與過去研究所針對的原住民背景可能有所不同，也因此在關於部落生活經驗的部分，將不納入本研究探討的範圍。而在資料的呈現與分析時，僅能將各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視為有別於漢民族的經驗，來作一彙整與呈現。

貳、研究者方面

由於研究者本身非原住民，對原住民的文化及各族間的差異，或者是部落的實際生活狀況都不甚了解，在與研究參與者溝通時恐有無法透徹了解之處，在彼此建立關係時或許也會因研究者的「漢人」身分而有隔閡。因此在這方面，研究者將先多閱讀與各族文化相關的文獻資料，先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識，以及閱讀質性研究書籍，來增進自己的訪談技巧，在訪談時，也會盡量保持敏銳，以期能補充此方面的不足。

參、研究方法方面

由於本研究只採用深度訪談法作為蒐集資料的方式，仍有其無法面面俱到之處。例如研究者在提出較敏感問題時，很難去避免受訪者心理產生「社會可欲性」的影響，而導致受訪者的回答會有不實或含糊其詞的情形。在這方面，研究者將會在當次或下一次訪談時重複提問一些重要問題，以檢視受訪者的回答是否具有 consistency。另外，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有可能會因研究者個人能力及書寫風格而與原受訪者之本意有出入。在這方面，研究者也會將訪談逐字稿給各受訪者檢視是否有誤或需要修正之處，並時時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觀態度，加強自己的撰寫技巧，希望能以較客觀方式去呈現研究報告。儘管如此，本研究資料的分析結果仍只能算是研究者暫時性的歸納與呈現，在之後的應用上也必須加以斟酌。

